



創于1897

# 《雅》《頌》與出土文獻新證

鄧佩玲 著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# 《雅》《頌》與出土文獻新證

鄧佩玲 著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雅》《頌》與出土文獻新證 / 鄧佩玲著. —北京: 商務印書館, 2017

ISBN 978-7-100-14062-1

I. ①雅… II. ①鄧… III. ①出土文物—文獻—研究—中國 IV. ①K877.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132676 號

權利保留, 侵權必究。

《雅》《頌》與出土文獻新證

鄧佩玲 著

---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)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4062-1

---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 開本 880 × 1230 1/32

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10½

定價: 38.00 元

# 序 言

《論語·子罕》：“子曰：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《頌》各得其所。”今日所見《雅》《頌》存詩 145 篇，篇幅佔《詩經》全書過半。惟經歷代傳抄，間或致訛誤衍脫，釋讀頓生懸疑；兼且《詩》之用辭原多古奧深晦，皮錫瑞、王國維諸先生皆曾有《詩》難讀之歎。雖云如是，論述《詩經》著作歷代不輟。近年新出土文獻多見與《詩經》相關材料，學者每取與傳世古籍互證，勝義紛陳，蔚然可觀。

本書利用新出土金文及簡帛文獻與傳世古書彼此參校，並藉助“二重證據”或多重證據之相互證明，結合古文字學研究成果，從多角度探討及試圖解決與《雅》《頌》相關之疑難問題，所涉範疇包括文獻、訓詁、語法及史學等，為《詩》學研究注入新思維、新視野及新見解。茲就其要者，例舉如次：

第一，對近年出土文獻中《詩》類資料做全盤搜集與整理，揭示與傳世詩學研究範疇間之互動關係，復疏解新見《詩》學材料，為古文字之考釋及文獻通讀提供重要參考，展現廿一世紀最新之學術訊息與潮流。

第二，利用新出土第一手材料，為前人研究成果輔以新證，並對久懸未決之學術討論提供新見，如：

(1) 《詩》與音樂及舞蹈之關係向為學術界所關注，然礙於相關資料不足，對此課題之探究相形欠缺。本書藉助清華簡材料，深入分析先秦樂舞《大武》之結構，並就過去於“始”“亂”之討論有所發明。

蓋前人討論大多忽略《大武》蘊含之德治思想，本書結合戰國戈銘，細加闡釋《大武》“武德”及其嬗變軌迹。至於朱熹、顧炎武等嘗有“變風變雅不入樂”之說，今藉由清華簡《芮良夫毖》之分析，為變《雅》是否入樂別出新說。

(2)《雅》《頌》文辭古奧，經歷代傳抄，間或遭改乙，釋讀益見困難。本書藉助金文與《雅》《頌》字詞之互證，就部分疑難詞語提出新訓釋，甚至解決部分疑似訛誤句例，為《詩經》研讀增添新資料。

(3) 前人對古漢語中無實義之虛詞稍欠瞭解，注疏對語助詞亦往往有所誤釋。本書結合金文與《雅》《頌》之“不”“無”用例，論證“不”“無”於先秦確曾用為語助詞，更訂前人訓釋之疏漏，從而釐清“遐不”與“不遐”之確實語義，並利用金文與《詩》用例對照，論證“其”於先秦亦兼具語助詞用法。

辛卯歲(2011)，佩玲首部學術論著《天命、鬼神與祝禱：東周金文嘏辭探論》付梓前夕，余承長者嚴命，勉力為序，嘗稱“她天資聰敏，勤奮有加，還有一份獨特的執著和堅毅不屈的精神……教學之餘，仍孜孜不倦，致力於學術之鑽研，並且與時俱進。”果爾，時隔五載，佩玲復再度索序，余於《詩》學，涉獵未深，惟感其勤且誠，乃厚顏就書中所見以為記，蓋亦道實而已耳！

張光裕

丙申暮春三月於淡煙疏雨樓

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《雅》《頌》與出土文獻引論·····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節 《雅》《頌》概說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1   |
| (一) 《雅》《頌》的創作年代與內容·····        | 1   |
| (二) 《雅》《頌》與“詩六義”·····          | 5   |
| (三) 《雅》《頌》與音樂、舞蹈的關係·····       | 10  |
| 第二節 《雅》《頌》與出土文獻的互證研究·····      | 29  |
| (一) 從“二重證據法”到“重寫學術史”·····      | 31  |
| (二) 新見《詩經》版本與《詩》學資料·····       | 37  |
| (三) 金文材料與《雅》《頌》研究的關係·····      | 55  |
| 第二章 文獻篇——藉助出土文獻解決《雅》《頌》的文獻問題·· | 61  |
| 第一節 《大武》樂章的“武德”思想與戰國戈銘“大武闢兵”·· | 61  |
| (一) 《大武》與“告成”之關係·····          | 64  |
| (二) 《大武》與“武有七德”·····           | 68  |
| (三) 《大武》“武德”於春秋戰國時期之嬗變·····    | 75  |
| (四) 戰國戈銘“大武闢兵”與“武德”之關係·····    | 80  |
| (五) 小結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97  |
| 第二節 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於《大武》樂章的啟示·····  | 101 |
| (一) 《大武》“六成”研究之回顧·····         | 101 |
| (二) 上古樂章的計量單位——“成”與“終”·····    | 106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三)《大武》樂舞的創作時代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3 |
| (四)《大武》樂章的結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6 |
| (五) 小結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8 |
| 第三節 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《芮良夫毖》所見誠勉詩與<br>《雅》《頌》的樂舞性質 ..... | 130 |
| (一) 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“非天諡惠”之勸諫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30 |
| (二) 清華簡《芮良夫毖》所見之諍諫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4 |

### 第三章 字詞考釋篇——《雅》《頌》與出土文獻字詞互證舉隅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71 |
| 第一節 《周頌》祝嘏辭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72 |
| (一)《維清》“迄用有成”及《臣工》“迄用康年” .....      | 177 |
| (二)《維天之命》“假以溢我” .....               | 190 |
| 第二節 《周頌》重言詞語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199 |
| (一) 恭敬威儀之形容——“濟濟”“穆穆”“肅肅”“桓桓” ..... | 200 |
| (二) 和諧樂聲之形容——“啍啍”與“將將” .....        | 208 |
| (三) 重言之歎詞——“嗟嗟” .....               | 218 |
| (四) 旂與鈴之形容——“陽陽”“央央” .....          | 223 |
| (五) 小結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28 |
| 第三節 《雅》《頌》所見“將”字 .....              | 231 |
| (一) 歷代經學家於《雅》《頌》所見“將”的訓釋 .....      | 231 |
| (二) 殷周金文所見“將”及其相關字形 .....           | 244 |
| (三) 其他古文字材料所見“將”及其相關字形之演變 .....     | 253 |
| (四) 藉助古文字重新分析《雅》《頌》所見“將” .....      | 264 |
| (五) 小結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72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章 虛詞篇——《雅》《頌》與金文所見語助詞“不”“無”           |     |
| “其”的探討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74 |
| 第一節 歷代經學家對《雅》《頌》所見語助詞“不”“無”的<br>訓釋····· | 274 |
| (一) 毛《傳》“不/無 A, A 也”的訓釋與其影響 ·····       | 276 |
| (二) 毛《傳》“不/無 A, A 也”實非反詰辨 ·····         | 280 |
| (三) 杜預於“語助”的提出與清儒的肯定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282 |
| (四) 從語法角度看《雅》《頌》的語助詞“不”“無” ·····        | 289 |
| (五) 《小雅》《大雅》所見的“遐不”“不遐” ·····           | 293 |
| 第二節 再器銘文中“其”的語助詞用法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311 |
| 主要參考書目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20 |
| (一) 古籍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20 |
| (二) 近人著述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22 |
| 後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26 |



# 第一章 《雅》《頌》與出土文獻引論

## 第一節 《雅》《頌》概說

《詩經》，又稱《詩》或“詩三百”，乃我國首部的詩歌集。今本《詩經》收錄詩篇共 311 首，但其中之《南陔》《白華》《華黍》《由庚》《崇丘》《由儀》六篇均有目無辭，被稱為“笙詩”，<sup>①</sup>故現今所見之《詩經》實有詩 305 篇，分為《風》《雅》《頌》三類。《風》收錄詩篇共 160 首，分“十五國風”，包括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《邶》《鄘》《衛》《王》《鄭》《齊》《魏》《唐》《秦》《陳》《檜》《曹》《豳》；《雅》存詩 105 篇，分為《小雅》74 篇和《大雅》31 篇，合稱二《雅》；而《頌》分為三部分，分別為《周頌》31 篇、《魯頌》4 篇和《商頌》5 篇，共 40 篇。二《雅》及三《頌》兩部分詩篇總數達 145 篇，篇幅佔整部《詩經》的一半以上。

### （一）《雅》《頌》的創作年代與內容

夏傳才在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中，提出研讀《詩經》有三個基本概念：第一，《詩經》不是一部經書，而是最古的一部詩歌選集；第二，《詩經》不是一人的創作，也不是一時一人所編集，它是約五百年長的時

---

<sup>①</sup> “笙詩”大概是指以樂器笙吹奏的樂曲，說見北宋朱熹《詩集傳》：“鄉飲酒禮，鼓瑟而歌《鹿鳴》《四牡》《皇皇者華》，然後笙入堂下，磬南北面立，樂《南陔》《白華》《華黍》。燕禮亦鼓瑟歌《鹿鳴》《四牡》《皇華》，然後笙入立于縣中，奏《南陔》《白華》《華黍》。《南陔》以下，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，在此者，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，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耳。”（〔南宋〕朱熹集注：《詩集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 年，109 頁。）

期中的集體創作，並在更長的時期中，經過無數人的採錄、輯集和不斷加工；第三，古人對《詩經》的許多注疏像重重疊疊的瓦礫，掩埋了這些詩篇的真正意義。<sup>①</sup> 正因《詩經》是選輯不同時、地、人的詩篇，其來源甚為複雜，每首詩的撰寫背景不盡相同，部分至今更已無從稽考，加上歷代種種主觀或客觀的因素，後代用《詩》者及解《詩》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引申與比附，後人於研讀《詩經》時倍感困難。

要正確認識《詩經》所收詩篇的內容，必須於其創作年代具有充分的瞭解，現今研究者的基本共識是，此三百多篇詩並非一時一地一人所作，乃是採集自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詩篇。至於詩篇的具體年代，前人亦曾做過若干的探索與研究，多以為《周頌》詩篇於整部《詩經》中年代最早，大概是西周初年的作品。年代相對較早的尚有《大雅》，大部分均產生於西周前半期，但也有少數是西周晚期厲、宣、幽三代創作的詩篇，《小雅》則基本上是西周晚期的作品。三《頌》中的《魯頌》和《商頌》年代遠比《周頌》為晚。過去學者大多以為《魯頌》四篇均出於同一作者，《序》則以為《魯頌》均是“頌僖公”，魯僖公是春秋時期魯國第十八任君主，有可能是春秋中期的作品，乃史克或奚斯所作。<sup>②</sup>

① 夏傳才：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（增注本），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，2—4頁。

② 有關《魯頌》的作者問題，史克之說大致出於古文經學家，如《駟·序》云：“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儉以足用，寬以愛民，務農重穀，牧于坰野，魯人尊之，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，而史克作是頌。”鄭《箋》：“季孫行父，季文子也。史克，魯史也。”孔穎達《疏》曰：“‘魯人尊之’以下，以諸侯而作頌詩為非常，故說其作頌之意，雖復主序此篇，其義亦通於下三篇，亦是行父所請，史克所作也。”（見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整理本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，1627—1628頁。）此外，孔穎達亦嘗引魏王肅之言曰：“當文公時，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，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。”（《毛詩正義》，1625頁。）《魯頌》為奚斯所作說出於今文經學家，清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云：“史克作《頌》，惟見《毛序》，他無可證。三家《詩》說皆以《魯頌》為奚斯作。”（〔清〕王先謙撰，吳格點校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1062頁。）東漢班固嘗提出奚斯作《魯頌》之說，《兩都賦》云：“故皋陶歌虞，奚斯頌魯，同見采於孔氏，列于《詩》《書》，其義一也。”（〔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22頁。）又《後漢書·張曹鄭列傳》云：“褒省詔，乃歎息謂諸生曰：‘昔奚斯頌魯，考甫詠殷。’”（〔南朝·宋〕范曄撰，〔唐〕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，1203頁。）

《商頌》創作時代的爭議則較大，過去有所謂商詩及宋詩二說。商詩說出於古文學派，以為《商頌》是商代作品，《那·序》嘗言：“祀成湯也。微子至于戴公，其間禮樂廢壞。有正考甫者，得《商頌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，以《那》為首。”<sup>①</sup>其依據大致來自《國語·魯語》“昔正考父校商之名《頌》十二篇於周太師，以《那》為首”<sup>②</sup>之記載；至於宋詩說為漢代今文魯、齊、韓三家詩所主張，大致認為正考父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，宋乃商的後裔，魯《詩》嘗云：“宋襄公之時，修仁行義，欲為盟主。大夫正考父美之，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，作《商頌》。”齊《詩》：“商，宋詩也。”韓《詩》曰：“正考父，孔子之先也，作商頌十二篇。”<sup>③</sup>千載以來，商詩說及宋詩說的論辯甚為激烈，隨着今古文經之爭，兩派主張於各代多處於此消彼長的狀態，直至王國維撰《說商頌》上、下篇，對詩篇內容做重新探究，結合殷墟契文資料，證明《商頌》並非商代作品，見解精闢獨到，其觀點為現代許多學者所採納。<sup>④</sup>

就內容而言，二《雅》的內容包括敘述民族歷史、戰爭巡狩、追孝祭祀、頌美時王、燕饗朝會、政治國事等。《大雅》有不少是周民族的歷史詩，如《生民》敘述周族始祖后稷誕生與發明耕種，《公劉》記周族歷代從東到西的長期遷徙，以及公劉一代定居邠州的情況，《緜》描述古公亶父從邠州南遷岐山定居，《皇矣》描寫文王奉上帝之命開疆拓土及建國功業，《文王》歌頌周文王敬天修德，儆戒子孫需效法其德行，勤勉於政事，《大明》追溯文王、王季諸祖妣的盛德，並以武王於姜太公輔佐下滅殷之史事作結。二《雅》亦有不少描述戰爭及巡狩的詩篇，主要屬周宣王時期的作品，如《常武》《江漢》寫宣王平定淮夷的戰爭，《采芣》《出

① 《毛詩正義》，1684 頁。

② 〔清〕徐元誥撰，王樹民、沈長雲點校：《國語集解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 年，205 頁。

③ 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1089 頁。

④ 王國維：《說商頌上、下》，見《觀堂集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 年，113—118 頁。

車》《六月》為記錄宣王平定北方獫狁之詩，《采芑》記宣王南征荆蠻。再者，二《雅》有不少祭祀詩，祭祀先祖或向諸神祈福，亦記祭禮的情況，如《下武》《雲漢》《旱麓》《既醉》等。至於農事詩則有《楚茨》《信南山》《甫田》《大田》等，當中有藉禮的載述。二《雅》有不少詩是以稱美時王功業為主，如《斯干》《無羊》《靈臺》《洞酌》等。至於宴會詩通常是描述燕饗朝會上主客盡歡之情況，如《鹿鳴》記述主人宴客之殷勤，並對客人加以頌讚，《伐木》《常棣》《行葦》《頍弁》均為周王朝的兄弟宗族宴會詩，強調兄弟親族團結一致，鞏固家邦，《賓之初筵》寫燕射、醉酒的情況。

從上述各詩可見，二《雅》大部分詩篇均描述西周國富兵強，並以此贊揚其太平盛世，以及統治者之美德；不過，末期周室中衰，厲、宣、幽三代朝政腐敗，甚至明顯呈現西周即將滅亡的徵象，西周晚期衰落的政治局面亦反映於二《雅》的詩篇中，可視為政治諷刺詩，較著名的例子包括《民勞》《板》《蕩》《抑》《桑柔》《節南山》《召旻》等，《詩大序》稱此類詩篇為“變《雅》”。

至於三《頌》，《周頌》諸篇多記西周初年史事，如《清廟》《維天之命》《維清》均是宗廟祭祀文王之詩，《時邁》乃武王巡守各諸侯國與祭祀山川的樂歌，《噫嘻》為成王春天舉行藉田禮，告誡農官勤於農事之詩，《載見》是諸侯來朝助祭武王之詩，《大武》樂章大概包括《武》《酌》《桓》《賁》《般》等詩，均為武王克商之頌詩，而《閔予小子》《訪落》《敬之》《小毖》乃記成王之事。此外，據《序》所言，《魯頌》四篇作品大致均是歌頌魯侯之詩，<sup>①</sup>

① 例如，《駉·序》云：“《駉》，頌僖公也。”（《毛詩正義》，1627頁。）又《有駉·序》云：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。”（《毛詩正義》，1638頁。）“《泂水》，頌僖公能脩泂宮也。”（《毛詩正義》，1642頁。）《閟宮·序》：“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。”（《毛詩正義》，1655頁。）但是，過去亦有學者否定《魯頌》全為歌頌魯僖公之說，當中較具爭議的是《閟宮》，該詩有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”之語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云：“《魯頌》曰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’周公方且膺之。”（《孟子注疏》，見《十三經注疏》（整理本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，177頁。）又《滕文公下》云：“《詩》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’無父無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”（《孟子注疏》，211頁。）《孟子》指出《閟宮》乃美周公之詩，部分經學家如翟灝《孟子考異》及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從之。

《駟》通過寫馬稱頌當時畜牧繁盛，生產發達，《泮水》記魯侯戰勝淮夷後在泮宮慶功受賜，《有駟》記魯侯在祈年後的燕飲活動，君臣上下同樂，《閟宮》載征服淮夷後大修祖廟。至於《商頌》祇有五篇，內容大致是記載商族歷史及歌頌先祖之作，如《那》、《烈祖》是商族子孫的祭祖詩，《玄鳥》乃祭祀殷高宗武丁的頌歌，《長發》是歌頌商族祖先的詩，《殷武》通過寢廟落成舉行的祭典，極力頌揚先祖的盛德。

## （二）《雅》《頌》與“詩六義”

“詩六義”是指《詩經》的“風”“雅”“頌”“賦”“比”“興”，其分類最早是由《周禮·大司徒》提出，但次序與今日所見者稍異：

教六詩：曰風，曰賦，曰比，曰興，曰雅，曰頌。<sup>①</sup>

類似記載亦見《詩大序》：“故《詩》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”<sup>②</sup>《詩大序》更對“詩六義”的具體內涵逐一闡釋，並將儒家的《詩》教理論與六義做出聯繫。然而，由於“風”“雅”“頌”與“賦”“比”“興”在性質上有所差異，自唐孔穎達提出“風、雅、頌者，詩篇之異體；賦、比、興者，詩文之異辭耳”<sup>③</sup>，其後的研究者多採“三體三用”之說，宋鄭樵云：“風、雅、頌，詩之體也，賦、比、興，詩之言也。……三者之體，正如今人作詩，有律、有古、有歌行是也。”<sup>④</sup>“風”“雅”“頌”大概乃指《詩》的三種體裁，“賦”“比”“興”則是

① 《周禮注疏》，見《十三經注疏》（整理本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，717頁。

② 《毛詩正義》，13頁。

③ 《毛詩正義》，14頁。

④ 〔南宋〕鄭樵：《六經奧論》，見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卷3，11頁。

《詩》的三種表現方法。

有關《雅》之義，過去經學家多有異說，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王政說，見於《詩大序》：“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”<sup>①</sup>毛《詩》訓“雅”為“正”，即“政”也，“雅”乃指政事，因政事有分大小，故有《大雅》與《小雅》之分。此外，亦有經學家以為“雅”即樂歌，如朱熹《詩集傳》云：“雅者，正也，正樂之歌也。……正小雅，燕饗之樂也。正大雅，會朝之樂，受釐陳戒之辭也。”<sup>②</sup>《雅》大致是“正樂之歌”，二《雅》的區分在於《小雅》是燕饗所奏之樂歌，《大雅》則是諸侯或群臣朝會上之樂歌，南宋王質《詩總聞》在此基礎上提出：“雅，樂歌名也。”<sup>③</sup>鄭樵《通志·總序》亦云：“朝廷之音曰雅。”<sup>④</sup>朱熹認為大、小雅的音樂有別，唐代孔穎達《五經正義》其實已有類似說法，其於“雅”的解釋雖仍沿襲毛《詩》，按王政大小區分二《雅》，“王者政教有小大，詩人述之亦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”，但是，孔氏卻又進一步指出“詩人歌其大事，制為大體；述其小事，制為小體”，因政事之大小而有小體、大體之分，詩體的不同反映於音樂上：“詩體既異，樂音亦殊”。<sup>⑤</sup>孔、朱二氏見解影響甚鉅，後代《詩經》研究者多從音樂之異探求二《雅》之別，南宋程大昌《考古編》云：“音既同，又自別為大小，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，亦如十二律然，既有大呂，又有小呂也。”<sup>⑥</sup>鄭樵《六經奧論》云：“《小雅》《大雅》者，特隨

① 《毛詩正義》，20 頁。

② 《詩集傳》，99 頁。

③ 〔南宋〕王質：《詩總聞》，見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卷 9，1 頁。

④ 〔南宋〕鄭樵：《通志》，見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“總序”，10 頁。

⑤ 《毛詩正義》，20—21 頁。

⑥ 〔南宋〕程大昌：《考古編》，見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卷 1，2 頁。

其音而寫之律耳。律有小呂大呂，則歌《大雅》《小雅》，宜有其別也。”<sup>①</sup>此外，在音樂說的基礎上，明陸深復以為“雅”是一種樂器，《雅》乃取義於樂器之名：“嘗見古器物銘識，有筦曰小雅筦，有鐘曰頌鐘。乃知詩之篇名，各以聲音為類，而所被之器，亦有不同。”<sup>②</sup>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從之，指出“愚意樂器中有所謂雅者”<sup>③</sup>，晚清章太炎《大疋小疋說上》更認為“雅”即古書所載之樂器“疋”：“凡《樂》言疋者有二焉。一曰大小疋，再曰舂牘應雅。雅亦疋也。”<sup>④</sup>又《大疋小疋說下》云：“大小疋者，其初秦聲烏烏，雖文以節族，不變其名，作疋者非其本也。”<sup>⑤</sup>另一較具影響力的說法是將《雅》解釋為“夏”，乃詩篇產生的地域標誌，如梁啟超《釋“四詩”名義》曾提出“中原正聲”之說：“依我看，小、大《雅》所合的音樂，當時謂之正聲，故名曰雅。……‘雅’與‘夏’古字相通。……《說文》：‘夏，中國之人也’，雅音即夏音，猶言‘中原正聲’云爾。”<sup>⑥</sup>又孫作雲《說雅》云：“我以為西周之所以稱雅，是因為西周王畿原來是夏人的故地，而‘夏’字亦可寫作‘雅’，因此稱西周詩為‘雅’。……總之，西周詩之所以稱‘雅’者，原本於‘夏’，以地為名，猶如十五《國風》各以地名作區別一樣。”<sup>⑦</sup>高亨《詩

① 《六經奧論》，卷 3，9 頁。

② 〔明〕陸深：《儼山外集》，見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卷 22，7 頁。

③ 〔明〕何楷：《詩經世本古義》，見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卷首，11 頁。

④ 章太炎：《大疋小疋說上》，見《章太炎全集》（四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，13 頁。

⑤ 章太炎：《大疋小疋說下》，見《章太炎全集》（四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，14 頁。

⑥ 梁啟超：《周秦時代之美文·附釋“四詩”名義》，見《梁啟超全集：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9 年，4387 頁。

⑦ 孫作雲：《說雅》，見《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6 年，336 頁。

經今注》的見解亦大致相類：“因為西周王畿，周人也稱為夏，所以《詩經》的編輯者用夏字來標西周王畿的詩。”<sup>①</sup>

至於“頌”之義，前人的意見甚為分歧，最早的是《詩大序》提出的頌讚美德之說：“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者也。”<sup>②</sup>“頌”有讚頌之意，乃將先祖之功德告諸神明，鄭玄《周頌譜》從其說：“《周頌》者，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。”又云：“頌之言容。天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無不覆燾，無不持載，此之謂容。”<sup>③</sup>《頌》既為歌頌先祖而作，與祭祀關係密切，多詠唱於宗廟，故有經學家以為《頌》為宗廟樂歌，東漢蔡邕《獨斷》云：“宗廟所歌詩之別名，……右詩三十一章，皆天子之禮樂也。”<sup>④</sup>南宋朱熹《詩集傳》亦云：“頌者，宗廟之樂歌。”<sup>⑤</sup>又鄭樵《通志·昆蟲草木略》云：“宗廟之音曰《頌》”，《樂略》亦曰：“陳三《頌》之音，所以侑祭也。”<sup>⑥</sup>此外，“頌”於古書中多通作“容”，如東漢劉熙《釋名·釋言語》云：“頌，容也，敘說其成功之形容也。”清畢沅注：“古容兒之容亦作頌。”<sup>⑦</sup>大概由於《頌》之詩篇合詩、樂、舞於一體，清中葉阮元遂據此以為“容”是指“舞容”，《頌》有舞容，此乃有別於《風》《雅》之處。《擘經室集·釋頌》云：

“頌”之訓為美盛德者，餘義也，“頌”之訓形容者，本義也，且頌字即“容”字也。故《說文》：“頌，兒也。从頁公聲。籀文作

① 高亨：《詩經今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4頁。

② 《毛詩正義》，21頁。

③ 《毛詩正義》，1494—1495頁。

④ 〔東漢〕蔡邕：《獨斷》，見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卷上，17—18頁。

⑤ 《詩集傳》，223頁。

⑥ 《通志》，卷75，2頁。

⑦ 〔清〕畢沅：《釋名疏證》，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卷4，3頁。



頌。”是“容”即“頌”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魯徐生善爲頌即善爲容也。“容、養、養”一聲之轉，古籍每多通借。今世俗傳之“漾”，始於《唐韻》，即“容”字轉聲所借之“養”字。不知何時再加“才”旁以別之，而後人遂絕不知從“頌、容、養”轉變而來。豈知所謂“商頌、周頌、魯頌”者，若曰“商之漾子、周之漾子、魯之漾子”而已，無深義也。何以三《頌》有漾而《風》《雅》無漾也？《風》《雅》但弦歌笙間，賓主及歌者，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，惟三《頌》各章皆是舞容，故稱爲“頌”。<sup>①</sup>

晚清學者劉師培同意阮元的觀點，明確指出“其說均確”，並云：“惟頌訓爲容，由於頌備樂舞，古人樂舞以降神，故三《頌》均多祀神之作，此則阮氏所未析也。”<sup>②</sup>除此之外，與《雅》相同的是，部分經學家認爲《頌》乃樂器，清楊名時《詩經割記》嘗引文貞公語指出“庸”即“頌”，疑與《禮》書所記的“頌磬”有關：“文貞公謂：‘庸’即‘頌’也。頌鐘頌磬與歌聲應，直言‘頌’，重人聲也。”<sup>③</sup>金鶚《求古錄禮說·釋庸》更進一步指出古“鏞”“庸”通，“頌”又通“庸”，故“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，古文頌爲庸，頌古容字，與庸同聲，故通用”。<sup>④</sup>張西堂《詩經六論》復引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“按凡大鐘曰鏞”一語爲證，說明“頌”與“鏞”通，即大鐘。<sup>⑤</sup>

① [清]阮元撰，鄧經元點校：《釋頌》，見《肇經室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18—22頁。

② 劉師培：《舞法起于祀神考》，見《左龔外集》（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）（三），臺北：大新書局，1965年，1886—1887頁。

③ [清]楊名時：《詩經割記》，見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26頁。

④ [清]金鶚：《求古錄禮說·釋庸》，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卷15.5頁。

⑤ 張西堂：《詩經的體制》，見《詩經六論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57年，98—115頁。